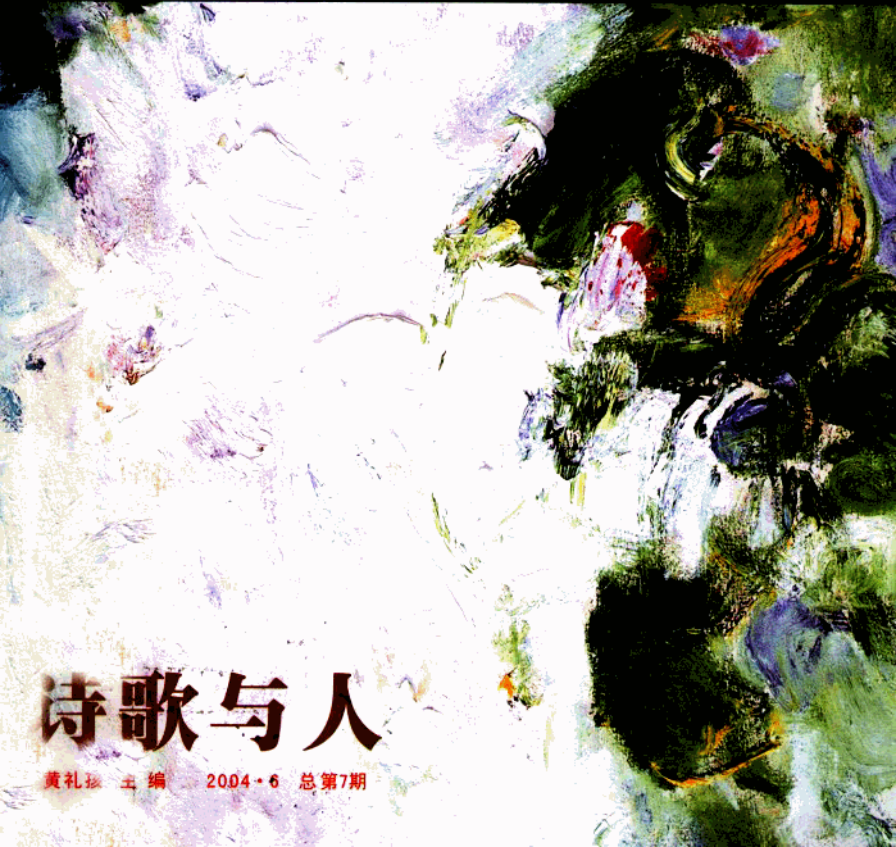


安德拉德诗选

姚 风
翻译·摄影

POESIA E PROSA



诗歌与人

黄礼孩 主编 2004·6 总第7期

激,同时感谢姚风先生所做的努力。

作为《诗歌与人》的编者,我一直庆幸自己能随心所欲编一些自己喜欢的诗歌。诗歌是我的需要,就像我需要你们的爱一样。

这期推出的是《安德拉德诗选》,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安德拉德还是很陌生。不知道是翻译葡萄牙语的人少或别的缘故,像安德拉德这么优秀的诗人,国内出版界还没有介绍过他。我是读了姚风先生翻译的安德拉德的诗才知道与我们同时代的安德拉德可以把诗写得那么漂亮。在他的文字里行走,内心一直充满惊喜。我想真正的尊敬来自心灵,正是这份喜爱,我决定通过诗人、翻译家姚风先生来联系安德拉安先生,以民间诗刊的形式出版他的诗歌集。

诗歌是世界性的,不是国家或区域性的活动。介绍国外与我们同时代的优秀诗人的作品一直是我的梦想。记得2002年的时候,荷兰汉学家柯雷先生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因他们国家的图书馆要收藏《诗歌与人》,与我联系过。我因此有机会读到 he 译成汉语的《荷兰现代诗选》。我跟柯雷先生说,能否把他译的诗交《诗歌与人》刊登。他说,要他们国家的诗人同意才行。后来因为手续繁琐,此事就搁下来了。但我要介绍一些同时代的国外优秀诗人的诗歌来中国的兴趣一直不减。这次安德拉德先生愿意把他的诗歌交由中国的一家民刊出版,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他的感

在我看来,安德拉德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跨越族教信仰、文化背景、地理位置、语言障碍等因素,穿越一条自然性和人性共构的通道,把他葡萄牙式的温暖、明亮、真诚、优美、通达、和谐、明晰、深邃和宽阔带到我们生活的中国。在这由自然性和人性建成的世界上,诗人的梦想与自然力联结在一起,从而引发心灵中最和谐的运动。他的诗歌充满了对自然生活和心灵生活的向往,他的诗歌不止于语言、技巧,不是那种表面的形式、概念和修辞。他的诗歌是关于艺术、关于爱、关于美学,如果说诗人也有立场,那么爱 and 自然就是他的立场了。他的诗歌丰盈了人类的心灵,丰盈了心灵的记忆,让大地可以居住的心勇往直前,正是这种润泽人类精神的作品,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非凡的魅力。事实上,也只有这种无论在哪个年代都代表着人类心灵需求的诗歌才值得我们去珍惜。

安德拉德以诗的超越性来和万事万物对话,他的诗歌不仅仅属于他的国度了,正是这种通过心灵相识的诗歌,诗人和我们已是零距离的接触了。诗人是世界之光,真正优秀的诗歌就像光焰可以照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我们在此祝福安德拉德先生,他像自然界的一棵植物饱含诗的汁液又富有生机,甚至是一种无限。

I106.2
HLH
2004.6

POESIA E PRO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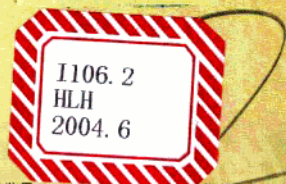
安德拉德诗选



安德拉德 Eugénio de Andrade

目 录

contents



封面油画: 何塞宁
封面题字: 许国令

邮编: 510500
地址: 广州市沙河顶新一街14号
E-mail: bookd@163.net
工本费: 30.00元

诗歌可以照耀世界 >>>>	1	东方札记 >>>>	129
用诗歌去爱 >>>>	1	吾师庇山耶 >>>>	130
阴影的重量 >>>>	18	耐心的艺术 >>>>	134
白色上的白色 >>>>	40	石头 >>>>	136
大地的另一个名字 >>>>	81	青山叠翠 >>>>	137
第一集 大地的另一个名字 >>>>	85	阳光之歌 >>>>	140
第二集 夏天的知音 >>>>	90	捍卫贾梅士 >>>>	141
第三集 世界的玫瑰 >>>>	105	写在水上的名字 >>>>	143
航行的艺术 >>>>	110	译者后记 >>>>	146
诗艺 >>>>	127	附: 姚风诗选 >>>>	147



用诗歌去爱

姚风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 (Eugénio de Andrade, 1923—) 被公认为是葡萄牙当代最重要的抒情诗人, 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2002 年获得卡蒙斯文学奖, 这是葡萄牙语文学中的最高奖项。他的诗歌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 在世界各地受到普遍的欢迎。除了现代主义诗歌先驱费尔南多·佩索阿 (1888—1935) 之外, 安德拉德是 20 世纪以来被国外译介最多的一位葡萄牙诗人。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 1923 出身在葡萄牙中部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 在家乡读完小学后, 先后在省府白堡市、首都里斯本和大学城科英布拉求学, 在此期间阅读了葡萄牙和国外诗人的大量作品, 并开始写作。1946 年在里斯本的卫生部门担任公职, 1950 年定居北方城市波尔图。1942 年他发表处女作诗集《纯洁》, 但给他带来声誉的是《手与果实》(1948), 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地位。他从未终止过写作, 至今已发表三十多部作品, 主要作品除了《手与果实》以外, 还有《水的前夜》(1937)、《没有钱的情侣》(1950)、《禁止的话语》(1951)、《一日之计》(1958)、《九月的大海》(1961)、《奥斯蒂纳托》(1964)、《大地走笔》(1974)、《鸟的门槛》(1976)、《关于这条河的回忆》(1978)、《阴影的重量》(1982)、《白色上的白色》(1984)、《大地的另一个名子》(1988)、散文集《寂静的流动》(1968)、《脆弱的面孔》(1979) 以及诗歌翻译作品等。

第一次读到安德拉德的诗歌是在 1987 年。有一天惊喜地收到古本江基金会寄来的一本葡萄牙文诗集, 名字是《可以居住的心》, 作

者就是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当读到如此纯粹澄明的诗句,我感到了强烈的震动。由于喜爱,我开始翻译他的诗歌。1991年,我选译了安德拉德的五十多首作品,取名为《情话》,由澳门文化司署出版,并在里斯本举行了发行仪式。在发行仪式我有幸结实了这位诗人,我们还一起朗诵了他的诗作。他对我说,当知道他的诗歌被译成古老的中文时,感到特别兴奋。事实上,他一直对东方诗歌情有独钟,东方诗歌,尤其是中国诗歌和日本诗歌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从那次会面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93年我又翻译了他的诗集《大地的另一个名字》,并请求他为中国读者作序,他欣然应允,很快寄来了序言。在这篇漂亮的序言中,他比较了中西诗歌的异同,还提到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甚至说他最喜欢的一首中国诗是李白的《送友人》。最后,他这样写到:“很高兴我的诗歌通过你的手,抵达了‘万物源于斯’的东方。也许我紧贴大地、超脱俗世的诗句所传达的质性自然会融入你的语言之中;也许一些魂灵,只要屏息谛听,也会听到雨的喧响和山雀的啁啾。”^①



“紧贴土地、超脱俗世”,安德拉德说出了自己诗歌的本质。实际上,他的诗歌从大地开始,不懈地用诗歌的符号构建一个扎根大地,向往天空的精神家园。他的双手学习深深地挖掘土地,把那些被窒息的音节催生为手中的果实。在他的诗歌中,大地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

^①这本书曾于1997年由澳门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过中文本,当时的中文名字是《新生》。



要的元素,而大地与人的关系更是他念念不忘的主题。他说:“我的诗歌与其说接近世界,不如说更接近土地。我是站在海德格尔所说的意义上这样说的。”^①海德格尔作为诗人哲学家,特别强调诗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歌时指出,“自然‘培育’人”,^②而人又是谁呢?“是必须见证他之所以是的那个东西”,人要见证的就是他与大地的归属关系。这种关系的根本在于“人是万物中的继承者和学习者”。^③安德拉德出生并成长于葡萄牙中部地区的乡村,从小就在河水和阳光中与大地建立了一种“亲密性”。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他和故乡土地的关系是母性的,或者说是诗意的。^④诗人的歌唱和行走都是为了在大地扎下根,他的整个王国,包括童年、爱情、生活、身体、死亡和语言都是依存于大地的:

一个词
依旧感受着大地
在一个词中
可以发现
燃烧的嘴,爱情的躯体^⑤

大地是世界物质存在的主要部分,它以博大的胸怀允许一切生灵成长。一个树选择一块土地生长,一匹马奔跑着在大地上丈量自由,甚至一只飞鸟最终也要从天空降落,它无法超越大地举起的树枝。大地赋予生灵以生命,同时接纳它们的死亡。大地不是牢狱,而是欢畅,自由,平安,充满着母性和慈祥。因此,所有的生灵与它都是归属的关系,而人更是这种关系最好的见证者。作为大地的儿子,安德拉德始

① Visão 杂志,里斯本,1998年11月26日出版。

②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0页。

③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9页。

④ Visão 杂志,同上。

⑤ Eugénio de Andrade: Poesia e Prosa, Círculo de Leitores, 1987, p.24.

终对大地怀有谦卑的情感,他喜欢用“匍匐”、“贴近”这样的词来形容他和大地关系。他说“人只被许诺给土地”,^①大地是诗人永远抒情的对象,即是母亲,也是情人,大地构成了诗人双重爱情关系的隐喻。

我寻找你突然而来的柔情,
寻找你的眼睛或者出生的太阳
它和世界一样巨大
寻找任何刀剑都没有见过的血液
寻找甜蜜的呼吸居住的空气
寻找森林中的一只鸟
它的形状是一声快乐的鸣叫。

哦,大地的抚爱,
终止的青春,
在草地的阳光和伸展的身体之间
水的声音逃走了。^②

诗人以特有的感应和想象把大地当作倾诉的对象,寻找大地的抚爱,唱出童贞的赞美诗。诗人在赞美中进入世界,理解世界,“只有赞美,然后才有理解”,^③诗人在赞美和理解中更紧密地拥抱着土地,哪怕水的逃逸留下了衰老和枯干。

古希腊将世界万物理解为四种元素:水、土、火、气,认为它们在任何时空中都是不会改变的。巴什拉根据这一学说,提出了四元素诗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想象是由上述四中基础物质组成,作家的想象力通常倾向于其中一种元素”,他承认“诗人所建立的想象意识,才可以与物质世界建立一种原始的关系,并使这种



①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情话》,澳门文化司署,1990,第80页。

②Paula Mourão: Poemas de Eugénio de Andrade, Seara Nova, 1981, p.83.

③加斯东·巴列什《梦想的诗学》,三联书店,1996,第239页。



关系获得一定程度的深度和强度,形象的梦想是直接由于内在的自我和物质实体的亲密联系。诗人的气质因对不同的物质元素的回应而跃动,一个伟大的诗人能够找到它自身存有和由外在真实间的一种秘密的亲密性”。^①安德拉德正是寻求并找到这种亲密性的诗人,他与大地,包括大地上的泥沼、尘埃、沙子、石头等建立了自觉的诗性关系。只有在自然的秩序中,人才会感到和谐。在这种和谐中,人的心灵可以发现自身的全部价值和有规律的安宁,并且能够逃避尘世的茫然和虚空。诗人在绝望中希望的是逃避人类,在归属大地之中获得完整,“我躺在阳光下/完整而充满意识/我成为了大地/不再属于人类”。^②大地既是诗歌起飞的机场,也是诗人“自我”的载体。诗人在大地上匍匐,死亡也是和谐的必须,事实上引领生命的是死亡,每个人都带着死亡向死亡走去。当年龄变得难以容忍,诗人坦然地面对这一“本然之物”,只希望回到循环的开始,让身体被大地覆盖,“大地足够了/或者泥沼”。^③

大地是母性的,她无私地贡献出植物、花朵和果实,以丰饶的胸膛养育着万千生命。这些植物不仅是生命的象征,也被诗人化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关联着诗人的秘密和爱情。他喜欢走进森林,成为一棵向天空生长的树,树缩短了它与天空和飞鸟的距离,甚至在他身体最富有生命力的地方生长的也是一棵树。他说:“当我写作的时候,一棵树开始慢慢走进我的右手。黑夜披着古老的披巾到来,树在生长,选择了我身体中流水最丰沛的地方。”^④他也喜欢花,但是“用牙齿叼着一枝花生活并不容易”;花必须开放,但诗人却难以抵达开放的

①引自《汉学研究集刊》第3集,香港中文大学,2003,第296页。

②Maria de Fátima Martinho: A Poesia Portuguesa nos Meados do Século XX, Caminho, 1989, p. 159.

③Paula Mourão, op. cit., p. 106.

④Paula Mourão, op. cit., p. 131.

季节：“我们只是叶子 / 和它的声响 / 我们毫不安全，无法成为花朵绽放”。^①而面对象征爱情的玫瑰，诗人却感到爱情已经枯萎，他只能叹息，因为玫瑰“已被烧焦。已被无数的词语玷污”。^②因此，诗人移情于更广泛的对象，“如果你是花，是风，是海，或者是泉水，在我的诗歌中，我把你称作爱情”。^③他是孤独的“品种”，始终过着离群索居的单身生活，但他的“情人”遍布天下，他的一生都在用诗歌去爱，把美好的诗句献给了一朵花，一只蜜蜂，一棵白杨树或者一阵孩子的笑声。

大地上所有的居民，不管是脆弱的还是强大的，都享有大地馈赠的权利，而人类不应该是自然的主宰。安德拉德曾表示，他越来越厌恶与他人交往，他喜欢远离人群，去亲近那些马、鸟、蛇、鸟等生灵。在这些生灵中，诗人找到了自己的化身。他可以是一条蛇，以匍匐方式亲吻大地，去印证他和大地关系，甚至生命的轮回也在蛇脱掉皮肤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他喜爱马，马的形象意味着自由的延伸和扩张，散发着澎湃的生命力。飞鸟则象征着不知道边界的飞翔，诗人要做一只青春的鹰，“在飞行中燃烧”。^④巴勃娜·莫郎在评论安德拉德诗歌时写道：“一般说来，动物代表着纯真的存在，充满着性欲的活力，在自然的世界中自由地奔跑，但这个世界一旦有人的存在，动物便会遭到迫害。”^⑤事实上，诗人不仅仅是以人性的光芒照耀着动物世界，更多的时候写的是他自己，在它们身上，诗人寄托着自己的生命。

在辽阔的大地上，诗人以俯首的姿态生活，书写着深情的诗章，大地成为诗人展示自我的无尽场所。然而，大地正在萎缩，城市正逐



① Maria de Fátima Martinho, op.cit., p.160.

②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新生》第46页。

③ Paula Mourão Poemas de Eugênio de Andrade, Seara Nova, 1981, p.67.

④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新生》第69页。

⑤ Paula Mourão, op.cit., p.26.



渐取代田园和村庄，诗人的天堂正在被蚕食，甚至他为了生存，也无奈地住进了城市，像没有钱的情侣一样，忍受着冷雨寒霜，唯一的安慰是他的心中永远生长着诗歌。

二

大地的深处是水，水和大地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水孕育生命，培养敏感，是爱情的冲动，青春的澎湃，其循环不息的运动蕴含着创造。根据纽曼的解释，“大地深处是大母的容器特征，具有母性的特征”。^①老子说，上善若水。巴列什则认为，“在水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在水之上，也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水是世界的一切”。^②安德拉德的诗歌充满了水的湿润和涌动，水，包括大海、河流、湖泊、雨滴、清泉、眼泪，汇成一个诗性的总体意象，注满诗人成长时期的记忆。诗人以水的状态进行精神的漫游，时而潜入纯洁、完美、沉静之中，时而被浪涛的呼唤俘获，面对大海的深邃和强大若有所失：

大海。大海再次跑到我的门前。
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是在母亲的
眼睛里，波浪牵着波浪
完美，沉静，然后

冲向山崖，没有羁绊。
我把大海抱在怀中，无数，
无数的夜晚，我
睡去或者一直醒着，倾听

①引自《汉学研究集刊》第3集，第298页。

②巴列什《梦想的诗学》，第257页。

它玻璃的心脏在黑暗中跳动，
直到牧羊人的星星
在我的胸脯上，踮起脚尖
穿过布满刻痕的夜晚。
这个大海，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把我呼唤，
它的波涛，除了我的船，还曾拿走了什么？^①



大海如此辽阔，它既容纳百川，又是深邃的归宿，“我会唱一首歌来欺骗死亡——/我这样漂泊，在通往大海的路上。”^②逝者如斯夫，但成为过去的不是时间，不是河流，不是大海，而是我们。大海不知道人类的欲望，沉船不过是人类的事情，从来不属于大海的心脏。这个大海还曾拿走了什么？诗人询问大海。大海曾给葡萄牙人带来最辉煌的历史，但又用波浪埋葬了这段历史。多少葡萄牙诗人倾听着大海心脏的跳动，时而欣喜，时而兴叹。

更多的时候，诗人临水自乐，感到了平静和愉悦，“梦想，为我们提供平静之水，沉睡在任何生命深处的默默无闻之水，永远是水使我们恢复安静。使人安宁的梦想无论如何找到一种安宁的实体”。^③水是质朴的，纯净的，普通的，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水的这种本质成为诗人感受幸福的一个原因：“和往日一样/我快乐地颤抖/只是因为看见水/在白日的光芒中流淌。”^④水不是真理的载体，但它是纯美的，很多时候被诗人赋予了性爱的象征意义：

喘息，你的身体像一条河，
我的身体在其中迷失，
如果倾听，我只听到流水潺潺。
而我，甚至没有短促的涟漪。^⑤

①Eugénio de Andrade, op.cit., p.260.

②Eugénio de Andrade, op.cit., p.233.

③巴别什《梦想的诗学》，第162页。

④Eugénio de Andrade, op.cit., p.150.

⑤Paula Mourão, op.cit., p.69.



水火不容,但在安德拉德的诗歌中,水与火却达成了契约。赫拉克利特说:“火产生一切,一切都复归于火”,“这个世界……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它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①安德拉德也把自己生命的过程比作火的过程,活着就是燃烧,“做一朵火焰,/走遍一颗颗星燃烧,/直到灰烬”。^②他对一系列关键词,包括火焰、阳光、热浪、闪电、灰烬、燃烧等倾注了炽烈的情。火是升华,是身体的激情勃发;火也是毁灭,会给人的身心留下黑色的伤疤。火还标志着事物的周而复始。而水与火的结合(流动和燃烧),则是两个身体碰撞的高潮。对安德拉德来说,水是他成长的伴侣,是他生命中深刻而柔软的物质,而火则喷出蕴藏在身体内的爱欲,血液中的激情。火伴随着爱”,^③亨利·博斯科也说,“我们身上仍然留存的人性东西,只有热”^④。卡蒙斯把爱情比作看不见的火焰;阿桑克德雷则看到了燃烧中的孤独:“所有的火都带有激情/光芒却是孤独的!”。

^⑤火本身就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燃烧带来热量和光芒,但燃烧又会走向灰烬,带来毁灭。然而,诗人满怀热情地歌唱火和光,他用炙热的手烧制词汇,把家乡强烈的阳光当作肌肤最亲密的伴侣,或者用炽热的石灰墙驱赶阴影。在安德拉德诗歌文本中,词汇常常具有火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轻易发现两组相反相成的语词:光芒、火焰、燃烧、炽热、太阳、石灰(他的家乡到处都是涂着疤白石灰的房屋),这些词洋溢着热情、欢乐、赞颂,是对灿烂事物的认同,而光明词组的背面则是灰烬、黑暗、冰冷、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第21页。

②Eugénio de Andrade, op.cit., p.253.

③巴列什,引自《汉学研究集刊》第3集,第417页。

④引自巴列什《梦想的诗学》,第162页。

⑤引自陆健《外国著名短诗101首赏析》,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疤痕。这是火的宿命，也是生命的宿命。燃烧，诗人自己把自己燃烧，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去生活。生活充满着从燃烧到灰烬的循环，重要的是获得重新开始的勇气，重要的是把火焰举在高处：

你说，你依然说出的
会让寂静筑起家园，
或者在目光的高度，
举起火焰的王冠。^①

三

如果说大地是诗人歌唱的中心，那么身体则是另一个中心。身体在其他身体中被发现，被挖掘，成为“我”连接其它基本事物的阀门。身体可以是水，在流动，又像火一样，在燃烧，两者的碰撞和结合会产生激烈的结果，这符合两个身体的结合。基本元素是世界构成的起始，所有这些元素，都和身体建立了紧密的关联，因此，以性爱的本能来寻求与自然的认同构成安德拉德诗歌的特性之一。他用音节打开身体，用所有的器官去感知；他让身体走进世界，让世界走进身体。身体把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分离，又使它们紧密连接。身体作为他诗歌的主体之一，既是一个欲望，也是一种柔情，总之，诗人的世界被身体化了，成为爱和被爱的混合体。爱永远是一个主题，它本身是一个欲望，由心灵酝酿，由身体显现。“我爱欲望 / 用整个身体 / 快些把我掩埋”。^②相对于身体而言，诗人厌恶没有“血肉”的思想，“在我



①Eugénio de Andrade: Poesia e Prosa, Círculo de Leitores, 1987, p.240.

②Eugénio de Andrade: Poesia e Prosa, Círculo de Leitores, p.86.



的诗歌中,身体的重要性在于把尊严还给人的身上最受侮辱、最受蹂躏、最受蔑视的那一部分……,任何没有血肉的思想都让我恐惧”。诗人赞颂身体,目的是要恢复人的完整性。

身体也是时间的滴漏:人的存在需要对时间的感知,时间的流逝振动着诗人的触角,而计算时间的是人的身体,时间会在身体上留下刻痕,难以抹掉。面对无情的时间,一方面是回到童年,重温旧时的快乐时光,同时承认衰老这一必然的结局。诗人用身体结合着过去和“现在的时间”,过去的时间保存着幸福的碎片,意味着回忆的可能性,甚至是一个个担当着保护者的黑夜,而现在的光阴则被晨光进犯,让诗人受到“过多的白日”的折磨,这一切皆因身体在成长,昔日的英俊青年已经变成一个厌恶镜子里的“我”的人。时光最终会把一个人的面孔放进镜框,成为岁月的遗照。生命以身体的形式诞生,又以身体的形式消亡,这种回归的结局是身体离开了自我,离开了世界,只有诗人的语言像迷茫的船在人间漂流,抵抗着死亡。

作为诗歌所呈现的重要元素,安德拉德把身体看作是神圣的,纯洁的,就像大地和流水,邪恶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人的欲念,因此诗人用词语擦亮身体的内部和外部,使之变得纯洁,甚至凝结着神性。身体成为意愿和爱情的实践者,在闪电的飞跃中获得了新生:

呼吸。地平线上

一个可以触摸的身体,呼吸。

一个裸露圣洁的身体

呼吸,起伏,不知倦怠。

我爱意满怀，触摸诸神的余泽。
负载沉重希望的双手
追随着胸部的起伏
并且颤栗。

一条心河在等待。
等待一道闪电，
一束阳光，
或者另一个身体。
如果我贴着裸体倾听，
就会听到一支乐曲袅袅飘起，
从血液中起飞
延宕另一支乐曲。

一个全新的躯体诞生，
诞生于这支不会停止的音乐，
诞生于阳光嗡嗡作响的树林，
诞生于我揭开面纱的躯体之下。^①

身体是神给予人类最美妙的礼物，它在起伏中呼吸，它可以触摸和被触摸，它期待着另一个身体相遇，相撞，相融，从而诞生一个全新的身体，一个完美的身体。身体作为与世界最直接的联系，只有与另一个身体的结合，才会达到完整和神圣的境地。火的花蕾在太阳升起的地方聚集，赶走了阴影，令静寂失明，因此“你身体的两侧 / 清泉奔涌 / 成为蜜蜂的河流 / 老虎的呼啸”；^②

和我一起躺下吧
照亮我的玻璃



① Eugénio de Andrade: Poesia e Prosa, O Jornal, 1990, p.296.

② Paula Mourão, op.cit., p.112.



在你我的嘴唇之间
所有的音乐都属于我^①

身体是鲜活的,因为诗人打开了所有的门扉来体验,来感知:眼睛、双手、面孔、皮肤、嘴唇……眼睛可以畅饮万物;双手是结满果实的家园,或者是在夏天的水波上航行的水手,“你看夏天如何/突然/变成你胸中的波澜/黑夜如何变成船/我的手如何变成海员”;^②皮肤与阳光结为无间的伴侣;嘴唇编织着柔软的火焰。而面孔,诗人认为它是脆弱的,模糊的,自从青年时代,他就把写诗当作寻找自己真实的面孔的方式。昂起面孔,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姿态,一种起来去反抗各种形式压迫的姿态。至于手,在安德拉德的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他最喜欢经营的一个意象,他最重要的一本诗集就名为《手和果实》。身体之间直接的接触由手开始,手还是人类劳动的工具,它参与了人类精神的和物质的所有活动,因此手与果实建立了因果的关系,劳动的双手结满了果实,“它们是大地上最美丽的符号”,“它们是第一个男人,是第一个女人”。^③还有嘴,诗人的身体可以绽开一千张嘴,为了亲吻或者歌唱,歌唱是沉静的反面,一个完美的身体会让诗人走进神秘的蓝色,牢记着歌唱的任务:

我喜欢歌唱
在你裸体的沃土
月亮和山岗上
歌唱或者奔跑
沿着你的双肩和手臂
汁液和流水

①Paula Mourão,op.cit.,p.112.

②Paula Mourão: Poemas de Eugénio de Andrade, p.155.

③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情话》,第36页。

在你双腿间的贝壳
神秘的蓝色之中^①

身体是最隐秘的家园，这辽阔的空间汇聚着血液的碰撞，秘密的日记以及生活琐碎的细节，既保护主人，又代替主人承受。身体让人走进去，躺下来，浇灌寂静，倾听麦穗的喧响，最后“身体是为了交给泪水 / 身体是为了死亡”。^②



四

“童年持续于人的一生...”^③童年生活给予安德拉德一生的馈赠，他的诗歌常常从童年生活中汲取灵感，追忆童年成为他的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安德拉德出生的乡村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那里民风醇厚，生活简单，他从小和母亲一起长大，母亲给他留下美好而深刻的记忆，强烈的母爱甚至战胜了父亲的缺席在他的心灵上投下的阴影。他八岁时离开家乡，到城市读书，对业已成年的他来说，是童年的记忆使他的心灵第一次开启。在他的一生中，童年的经历未必能抵达生活的最深处，却是最持久的回声。童年的记忆是他躲避现实世界的洞穴，也是充满重新发现的矿石，它在诗人成年以后，唤醒了那些沉睡的事物，擦开遮蔽已久的存在本相的阴影，裸着脚轻歌浅唱，引领诗人进入了澄明之境。

生命之水向下游奔涌，诗人却在流水之中永远牵引着童年的溪流。“剩余的童年是诗的萌芽”，^④安德拉德快乐地享受着童年的记忆，

① Paula Mourão, op. cit., p. 92.

② Paula Mourão, op. cit., p. 108.

③ 巴列什《梦想的诗学》，第 134 页。

④ 巴列什《梦想的诗学》，第 125 页。